

悲剧

与人类意识



Beiju yu Renlei Yishi

赵 凯 著

学林出版社



悲剧

与人类意识

赵 凯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与人类意识/赵凯著. —修订本.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80730-776-1

I. 悲… II. 赵… III. 悲剧—文学研究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3941 号



悲剧与人类意识

作 者——赵 凯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8.25

字 数——19 万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776-1/I·134

定 价——21.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Preface | 序(修订版)

赵凯君的《人类与悲剧意识》在初版印行时就赐赠一册给我。当时阅读的感受就是两个字：“佩服”！

佩服作者思想的敏锐、思维的活跃。20世纪80年代，对于悲剧的研究还谈不上深入和系统，我们能够读到的关于悲剧的专著也只有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而赵凯君则已经将自己对悲剧的思考形成了一本专著，尽管他只是从“悲剧意识”入手，但其理论眼光和理论深度则是毋庸置疑的。

佩服作者视野的开阔。1949年以后的大学分科，带来的结果是学科划分得越来越细，即使是文学学科，也分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领域（今天则叫二级学科），而文学理论也有中国和西方之分。因此，很多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领域可能比较熟悉，但一旦跨出自己的领地，则可能一片茫然。赵凯君的著作在系统设计上就有“西方悲剧观”和“中国古典悲剧意识”两章；同时，又有西方悲剧意识发展过程的梳理以及中国当代悲剧艺术的论述，所以从时、空坐标系上，这部著作都充分延展开来，这样的视野，说“开阔”毫不过分。



佩服作者对中外悲剧作品和理论材料的熟悉。从中、西、古、今的大时空中论述悲剧意识,当然也必须有中、西、古、今文学的学养。基于自己研习中国古代戏曲的专业背景,我对第三章《中国古典悲剧意识》看得特别仔细,其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戏曲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从《诗经》到黄仲则,从《窦娥冤》到《桃花扇》,从《宋元戏曲史》到《中国小说史略》,材料丰富而准确,这对于当时还是一位青年教师的赵凯君,诚可佩服!

以上大约是我十几年前读赵凯君《人类和悲剧意识》的感受。现在,这本书修订再版,我再次读了一遍,除了唤起以前的感受外,还读出了一些新的感受。

首先,以“人类与悲剧意识”作为论题,我在当初阅读的时候,只是感觉到作者把悲剧问题延展得很大。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我愈加感到作者思想的敏锐。我想,悲剧的概念应该有三个层面:一是作为戏剧样式的悲剧,一是作为审美意识的悲剧,三是作为人类共同命运的悲剧。就专业而言,赵凯君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他对悲剧问题的探讨,从前两个层面谈论悲剧意识就会达到一个相当的理论高度了。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两个层面,而是将眼光延伸到第三个层面,即人类所面对的困惑和命运问题。这三个层面,其实就是艺术本体、审美、哲学三个层面。全书各章所论,都包含着这三个层面,无论是“人类生命的原始冲突与早期困惑”,还是“自我的丧失与重建”,抑或是对叔本华、尼采的悲剧观,作者都注意到具象和抽象的结合、各个层面的逻辑联系,从而使本书的思考维度更为广阔,理论意味更为浓厚,所给予读者的启发更多。这种对悲剧意识的多维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站在学术前沿的,而在今天看来,恰恰和从文化学、人类学视野审视文学的学术潮流相契合,这又反证了作者

当年眼光的敏锐和思考的超前。

对于“人类和悲剧”的命题,我还想说点感慨。在经济至上、浮躁不安的当今社会,大多数人似乎已无暇思考“人类和悲剧”的大问题了,可是,人的命运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红楼梦》里的《满床笏》究竟有多少人读明白?从伊拉克战争到世界金融危机,21世纪的人类上演的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这虽然是超出学术的问题,但重读本书,能够让我们联想得更多,如在炎夏季节得一清凉剂。

其次,从事理论工作需要勇气,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拓展,这也是时下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创新”。我注意到作者在《绪论》里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紧密联系悲剧艺术产生的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探讨悲剧,这是一个科学的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悲剧作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情感生活的艺术种类的全部奥秘;更应该看到,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来分析悲剧本质时,往往流于机械反映论的模式,悲剧研究陷入线型因果关系的习惯思维,把悲剧创作只作为一种艺术认识的单一狭隘的表现手段,把悲剧形象或悲剧性格仅仅看作是社会生活中某种悲剧形态或悲剧精神的简单反映,而没有把这种反映和创作主体的独特的悲剧性的美感心理溶合在一起,并发生感应交流,从而在悲剧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找到富有科学价值的联系;在对悲剧冲突的理解上,眼光也仅仅停留在人与社会、自然的冲突上,因而往往忽视了作为悲剧主体的人的复杂的内心体验和矛盾的个人感受,从而也未能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拼搏中,揭示出更深层的悲剧意义。”作者长期担任马列文论课程的教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常熟悉,我认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的理解是全面的,而他对“机械反映论的模式”的分析同样是



点中穴位的。也因此,就悲剧理论而言,作者不仅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悲剧理论,也在努力地发展他们的悲剧理论。这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具有创新意识的。唯其如此,作者才能够对悲剧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

再次,关注现实的创作。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理论如果不关注现实,也的确只能是“灰色”的。赵凯君曾经担任安徽省青年美学会的会长,一直活跃于评论界,发表了大量当代文艺批评的文章。因此,本书初版即列有“中国当代悲剧艺术的生命力”一章。此次再版,他又补充了更新的关于当代悲剧问题的论述。哲学也罢,理论也罢,如果不能贴近生活实践,其生命力难免微弱,更谈不上鲜活的生命力。我想,赵凯君对当代悲剧创作的关注,当然使本书有了生命的绿色;而其具有理论深度的论述,对于当代从事悲剧创作的朋友以及当代悲剧艺术的发展,都能够提供很有益的启示。

基于以上旧、新两个阶段的感受,我认为这本并非“大书”的著作仍然很有阅读的价值;也因此,在一次朋友聚会时,我建议赵凯君将本书修订再版。赵凯君接受了我的建议,并随即和学林出版社的初版责任编辑曹坚平先生联系,经过商议,他们立即作出修订再版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比起当下随处可见的各类“泡沫书籍”,这本初版于1989年又添加了作者新的思考的书,因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朱万曙

2008年12月写于安徽大学中文系

Preface | 序(原版)

在悲怆中闪射出劲道,这是我读了赵凯兄的这部题为《人类与悲剧意识》的著作(原稿)之后所产生的总体感受。仔细忖虑,如此感受并不是没有来由的。现在本书修订后出版,并取名为《悲剧与人类意识》,阅后,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且慢翻阅全书的详细内容,只消检视目录,就不难发现,作者是怀揣着深沉的历史感,来论述自己经过反复思考所想倾吐的一切的。第一、第二章在时间流程上是并行不悖的,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看,主要分析西方古往今来的符号化的文化形态(文艺创作和理论思辨)中所沉淀和折射出来的悲剧意识。第三、第四章在时间流程上则是先后衔接的,分别阐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建构中所反映的人类悲剧意识。显然,与那种直截了当地构筑悲剧理论的逻辑框架的写作方式不同,作者试图站在历史文化的沉积岩上,运用富于时代气息的新视野,来反思人类文化中的悲剧意识的发生、发展史。在作者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自身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人类悲剧意识不断觉醒和升华的历史。就合乎常情的美好愿望而言,人们向往光明、坦途、一帆风顺、莺歌燕舞。然而,活生生的现实却



经常撞碎人们的理想之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永恒的辩证运动,决定了人生的和谐统一是相对的,矛盾斗争则是绝对的。在不尽的奋求和拼搏中,难以避免牺牲,势必会遭遇“你别无选择”的悲剧性现实。古今中外的人类文化形态中,留下了上述无可掩盖的历史性现实所烙下的深刻印迹。随着作者那蘸着痛楚泪滴的苍劲有力的笔触所至,读者将会看到,人类怎样迈着艰难的步伐,不无焦虑、彷徨、悲戚和感伤而又始终不屈不挠地上下求索,向前行进的图景。这条人类文化的悲剧性走向,渗融着“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伟力和韧性,我总觉得,其中萦回着“悲怆奏鸣曲”的音响。

历史内容充分具体的展开,层迭累积,渗化生发,从科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暗含着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的建立。关键是从历史的回顾和陈述中发现具有绝对真理因素的相对逻辑,再运用在特定时空坐标中构筑的逻辑去反观历史,以求拨开繁复杂沓的历史现象的迷踪雾霭,发掘隐秘的内在规律。赵凯的这本专著,长处在于对人类文化的悲剧意识的历史生成线索理得比较清楚,条分缕析,有板有眼。在论析时,注意到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注意到处于不同历史阶段(时期)中的悲剧作家、理论家之间的前后继承与批判的因素。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避免孤木不见林式的形而上学。中国和西方,这两大悲剧文化系统各自内部的网络式联系和历时式趋向,在作者笔下显得有条不紊。但我又近乎苛求地感到有些不满足,觉得作者完全可以在悲剧文化的历史扫描基础上,建立悲剧理论的逻辑结构。这一问题可另辟专章来写,以作为前四章的总结。我熟悉赵凯,了解他的功底,他完全有能力写好这一章,以便历史和逻辑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据作者说,他打算对悲剧的逻辑内涵作进一步的本体论思考,另作专论来详述这个问题。作为老朋友,我预祝他

遂愿。

其实,作者对悲剧的内在逻辑是心中有数,并且零散地在有关章节中从各个侧面作过扼要的分析。我觉察到,书中所体现的对悲剧本体的理解,有一个基本的核心,那就是人的主体性。

所谓悲剧,总是要表现人类无法避免的痛苦,但人生的偶然痛苦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或肉身的毁灭,绝非科学意义上的悲剧。真正的悲剧追求在痛苦磨难中的自我超越,从而展示人生的崇高和幸福。书中这样一段论述,似乎集中表露了作者心目中的悲剧观:“世界人生有苦难也有快乐,作为对世界人生的反映的悲剧艺术,正是向人们昭示:一方面由于客观给定性和主观局限性的障碍乃至扼杀,人的生命热情暂时受到扼制,人的生命意志暂时遭到否定,人的生命力量暂时惨遭摧毁,另一方面,其产生的审美效果必然是唤起人们的正义感,世界人生的意义必然在暂时的否定乃至毁灭中得到重新确证和弘扬光大。现实和艺术中那些悲剧人物的毁灭,正是以死亡来发现或证明生的意义,在更高的意义上肯定自我的价值,而不是通过否定生命来实现某种弃绝尘世的超脱。”(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由此可见,悲剧的科学底蕴,是个经由“正题”、“反题”走向“合题”的逻辑进程。正题:悲剧体现了人性的高扬和生命力量的伟大;反题:悲剧展露了人性的跌落和尘世生活的苦难;合题:在不幸境遇的摧残中不甘沉沦、奋力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生命意志的自我超越中,追求带有悲怆意味的人生崇高和幸福。倘若各执一端,简单地断言悲剧是凄惨人生的沉痛反映,或宣告悲剧应当荡漾着“前途是光明的”之类的壮志豪情,如此在乐观—悲观的二极冲突关系中作论辩,将会陷入永无休止的二律背反式的理论循环之中。理应在“正”和“反”两方面的冲突中,追求导向于未来的科学“合题”。作为这一合题内在价值定向



的,是人类的主体性力量。

与社会发展史相随伴的人类悲剧意识不断觉醒和升华,根源在于人类主体力量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壮大。作者以极大的理论研究者热情,审视着人类“大我”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怎样通过其间充满坎坷和曲折的实践活动,得到感性的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的世界里得以实现的程度,是人类自身解放的标志。自觉地勾勒可能实现的未来理想图景,自由地认识、掌握和驾驭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去创造越益高级的文化形态,以使这符号化的对象性现实中,留下生成中的文明人类聪明才干的印迹。这就是人的历史。人在对象性的现实世界面前显得越自由越自觉,人就越能作为与客体的对象相对应的主体力量而存在。人类悲剧意识的演化,是与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增殖、提升相同步的。作者以胜于雄辩的事实向读者表明,面对威严的大自然不由地产生神秘和恐惧心理的原始人类,也是一群有情欲的存在物,通过水平低下但已初露能动性萌芽的生产劳动实践,产生基于本能的自我实现冲动和对生命的由衷热爱。由此而催促人类主体力量的初步形成。这股不可遏止但却相当弱小的力量一旦遇到过于强大的自然世界的阻遏,就滋长出人类悲剧感和人类童年时期悲剧艺术的母胎:人类生命的原始冲突和早期困惑。与此相联系,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悲剧,就笼罩着一种神不可测的命运氛围。而在后来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里,则蕴含着“决定人的命运的不再是神,而是人自己”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主张,从现实中的人的行为中寻找悲剧根源。这种对命运观念的游离和超越,正是人类主体力量进一步觉醒的文化形态上的表现。

在谈到西方中世纪的文化状况时,作者指出,由于宗教意识对世俗意识的挤压、灵的倾向对肉的倾向的掩盖,使当时的人们的实践生

命力,呈现出沉睡或半醒的状态。与之而来的,则是体现人类主体力量高涨的悲剧意识的退化和消失。是的,人生最可悲的,莫过于身陷于浑浑噩噩的麻痹境地而不能自觉。悲剧意识的本质在于清醒地意识到自我而使主体得以确立,以独立人格去坦然承受生活的煎熬。而当人跪倒在神灵脚下祈求庇护或宽恕时,人的主体就瓦解了,悲剧意识自然不复存在。

历史的车轮驶入近、现代疆域。近代文化是“人的发现”的结晶品。人性的高扬刺激着人类主体力量的迅速发展。但诚如作者所说,美好人性的最终实现,必然要经历人性不断异化这样反复无常的历程。因此,人类主体力量的不断确立势必会遭遇异化了的社会现实的猛烈轰击,从而构成必然性的悲剧性冲突。在作者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中的悲剧性意识,具体表现为人类对现世生活的热情留恋和现实邪恶的厌烦、诅咒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在古典主义作家的笔下,悲剧性则表现在道德责任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冲突(如高乃依的《熙德》等)。冲突的结果,经常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律抑制了个人那点可怜的情感追求。据此,作者认为古典主义是对人类主体悲剧意识的掩盖和窒息。他进一步认为,在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易卜生、巴尔扎克)那里,悲剧意识令人欣慰地觉醒了。他们入木三分地揭露黑暗现实中的人性扭曲,甚至把善和恶的较量,引入人物心灵世界的法庭。极大地暴露人生的苦难和不幸,却找不到一条出路,如此悲剧的阴暗面,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叔本华们的理论中,被进一步渲染和发挥。现代西方人似乎对人自身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发现人类主体力量除了伟大崇高,还有脆弱渺小的缺憾。很难对此用消极颓废的贬义来一言以蔽之。似乎可以认为,它显示了人类文化在更高层次上向原始的蛮荒时代复归。从某种意



义上说,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正是人类在孕蓄着足够的自信以开拓新的未来的曲折表现。它在人类文化史上,恰好构成一个带有“反题”色彩的必然环节,因而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的乐观主义历史哲学(正题)的否定和反拨。而人类文化的悲剧性“合题”,正寓于披荆斩棘通往理想未来的实践进程之中。我以为,只有从如此广阔的文化视野上,才能准确理解和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主体的分裂倒置和叔本华那生命意志的绝唱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点,作者在论述中有所涉及,但似乎未能得到凸现。

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这是对悲剧本质的经典性概括。对此,在高校中文系从事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多年的作者是深信不疑的。但他并不满足在这提纲挈领式的概括面前止步流连,而从人的主体性上着眼,提出自己的独到阐释。他认为,历史的必然既意味着悲剧主体在顽强生命力与炽烈生命欲望的驱遣之下,知难而进,努力超越自我与现实的规定性,又意味着悲剧主体由于种种原因而难逃失败和毁灭的命运。真正的人类主体总是在无情的必然法则面前,极大地拓展和激活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实践激情,从而竭力挣脱历史必然的束缚,获取最大限度的实践自由。作者正是从这两种必然性力量的剧烈冲突中所崛起的人类主体力量上,感悟到悲剧内蕴的勃勃生机,从而形成自己那具备一定的理论个性色彩但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的悲剧观念的。

对中国文化(主要局限在文学艺术领域)发展中的悲剧意识,作者同样以人的主体性力量的生成和强化程度为内在标尺,来加以衡量和评述的。细心的读者自能领会,我就不在此介绍了。

赵凯的这本专著所采用的写作方法,用四个字来概括,即:由点及面。作者主要从具体材料出发,立足于文学艺术或哲理著述中所积

淀的悲剧意识,来发掘和清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走向。这样写法的优点是明显的。它能使读者从一个可以清晰地感触和了解的侧面,去揣摩文化的真谛。时下学术界有股“文化热”。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说有数百种之多。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上的“正名”——确立范畴、辨析词义等——无疑是必要的,但在火候未到之际去作费时费力的概念论辩解析,无异于空耗生命。只有当基本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了,由具体的表象向抽象的思维演进的程序,才能比较顺畅地展开,“正名”才容易得到社会化的认同而获得水到渠成般的成功。因此,与其急于去考订文化的定义,不如退而求其次,去认真考察古往今来的各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本书作者选择了一个“点”来作重点剖析检视,那就是他所熟谙的中外悲剧艺术以及近年来他所广泛涉猎的有关哲人的学术名著,由表及里地去透析和洞察其内蕴的隐秘的悲剧意识,从而扩展到对人类文化整体的把握。这种写法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风。不尚空谈,不泛泛而论,尽量结合实际材料的列举和评述,来对悲剧意识和人类文化间的有机联系进行分析和综合。文化,原本是相对于原始自然而言的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所创造的现实存在。脱离了与人的创造性活动相联系的现实存在物(亦即具体的文化形态),文化的本体内涵也就无从谈起。作者聪明地看到这一点,因此才避“虚”就“实”,从抓人类本质力量外化或内化的结果入手,脚踏实地做文章。谁说年纪轻些做学问注定就会不扎实呢?至少,本书作出否定的实际回答。

当然,无须讳言,作者所专注的这个“点”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方面以及与此相关的文艺理论或美学理论上,似乎显得过于窄了一些。由于立足点的狭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书文化学研讨上的广度,甚至给人以文化味儿不够浓的感觉。文化本来应是个笼盖人类全部生



活样式的立体网络。在这广阔的网络中撷取一、二个“点”来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对于作者是扬长避短以便于论述集中的妙法,一集中就容易步入深刻的境界,有它的好处在。但如此好处又以某些方面的失落为代价。

此外,我还想到,倘若作者换一个角度,进一步开阔视野,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宏观走向来返观悲剧艺术及其理论表述形态,来个“由面及点”,将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会有更多新的灵感和发现。

不断超越困惑、忧郁的自我心境而自信地通过缜密的论述来显现挑战的风貌,这就使得本书有了青春生命的朝气而不至于变成老气横秋式的四平八稳。关于中国是否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问题,关于人类悲剧意识是否会逐渐退化的问题,关于中国悲剧戏曲“大团圆”结局的评价问题,作者都能直抒己见,提出与有些学者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在论辩中,注意到判断推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比如,对中国古典悲剧戏剧的大团圆结局,不作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采取迂回战术,先提出三个关键性的问题——“团圆之趣”是否削弱了悲剧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团圆之趣”是否符合悲剧冲突发展的自身逻辑;“团圆之趣”对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悲剧戏曲,是否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然后逐一进行颇有说服力的分析。读者也许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又不能不承认,作者的分析是严肃认真且言之成理的。敢于大胆挑战而又不失之于粗率,这种做学问的科学态度又使书中洋溢的蓬勃朝气显得醇厚实在。赵凯老弟虽是第一次写书出版,笔锋却并不稚嫩,这是因为他已有几十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作根底。“功到自然成”。此话不假。

我与赵凯相识十余年,并从1979年起便成为同事,在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彼此算是非常了解的了。这次读了他的书稿,了解又深了一

层。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从书中,我仿佛领略到他那颗进取之心所渗透的苍凉意味。赵凯他生性豁达,平素喜欢喝酒,人称“赵八两”,可见其酒量不一般。我一直认为他富于酒神精神。他是我们安徽青年美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工作起来颇有运筹帷幄、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若是“从政”,保管是个人才。也许是命运安排,没能当上官也无妨,在学术研究和教学领域照样如鱼得水,雄心勃勃地过活。潜沉下来的他,不出一年,便于教学之余,写下这本专著,我赞叹。从书的字里行间,我又分明觉察到他于执著奋进之中流露的那点不安的焦灼。这是为什么?我预感到,这或许就是孕育着他未来人生超越的契机。我衷心地祝愿他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在学术领地,我亦属那种长辈眼中的“小字辈”,没作过序,也不懂得怎样写才叫序。我只知道真实地写下自己的读后感,真挚地表达我的良好祝愿,真诚地把这本书介绍给各位有兴趣步入悲剧殿堂作一巡览以便深刻反省人生的各位读者。我背负的那只精神行囊在阅读中澄清、充实了许多。想来各位细心的读者会比我更有收获。

庄志民

1988年2月19日于上海

Contents | 目 录

序(修订版) / 朱万曙 001

序(原版) / 庄志民 001

第一章 悲剧意识与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 / 001

一、人类悲剧意识的历史生成 / 001

二、“视悲为乐”——悲剧艺术的美感经验 / 007

三、“认识你自己”——悲剧主体性意识探求 / 009

四、“悲观的或乐观的”——世界人生的“二律背反” / 012

五、中西悲剧艺术比较管见 / 015

第二章 西方悲剧意识的审美反映 / 022

一、人类生命的原始冲突与早期困惑 / 022

二、忏悔中的罪与罚 / 025

三、人性的高扬与跌落 / 035

四、自我的丧失与重建 / 046

第三章 人类文化与西方悲剧观 / 058

一、亚里士多德：对命运观念的游离和超越 / 058

二、黑格尔：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 / 069